刑案匯覽

刑案匯覽卷四十五

目錄

父祖被毆

奴婢毆死兇犯家主逃後身死

蒙古爲父報讐殺死一家二命

越訴

爭控墳山情急赴京刎頸呈告

上控案件曾否親提取結查辦

京控案件曾否親提隨案聲明

控府三次不行提審飭查參辦

上司並未親提應即隨案附參

上控案件何項親提何項發審

刑案匯覽卷四十五目錄終

刑案匯覽卷四十五

父祖被毆

救護情切毆死卑幼減等科斷

福撫　咨黃璐八救母情切致傷大功堂弟黃家身死可否減等一案查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命擬抵之犯在平人例應減等擬流至毆死大功堂弟律應擬流之犯例內並無救親情切作何量減明文惟查卑幼因救護毆傷期親伯叔者照律擬流例得夾簽聲請減徒雖毆傷與毆死不同然救親情切則一在卑幼毆傷期親尊長既可原其救護之情量予減等

而尊長毆死卑幼轉不得因救親情切原情酌減仍
照本律問擬似覺漫無區別且查卑幼因救護父母
毆死本宗緦麻尊長若實係事在危急情可矜憫者
尚得夾簽聲請減軍以此例反則毆死大功堂弟不
得與尋常毆殺一律擬流自應原情酌減以昭平允
今黃珠八因伊母被大功堂弟黃家淋毆情切救護
斷獲黃家咽喉一傷適斃自應原情酌減將黃珠八
於毆殺大功堂弟流罪律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
年仍照例斷給財產一半養贍 道光三年通行已纂例

黑夜救父犯時不知毆死緦麻尊

查斷家財產係仍按毆死同堂大功弟妹小功堂姪及緦麻姪孫本係例文非因救親情切而酌斷也

直督　題郭壁子因救父情切扎傷緦麻服叔郭兆元身死一案奉

批犯時不知固以凡論惟該犯之父僅受微傷死係徒手情不甚急似屬牽強等因　職等查救親情切援引兩請之案向以親之倒地受傷爲斷如果伊親實在被毆危急兇犯實係情切救護不必親之身受重傷及死者之手持刀械均得援例兩請此案郭壁子因父佩被毆

總麻服叔郭兆元飲醉與伊父郭兆陞吵嚷將郭兆陞按地毆打致受微傷郭兆陞喊嚷救命該犯聞聲趨至瞥見伊父被人按毆時已更深月色未明該犯未經看出郭兆元面貌因恐父被毆死情急救護拔刀向扎一下致傷郭兆元右腿跌地聽係郭兆元聲音當即歇手郭兆元越六日殞命查該犯聽聞伊父喊救即時趕往目擊其父被人按地毆打時當昏夜事在倉猝即謂伊父被毆之勢尚非實在危急而該犯暗中猝見只認為伊父勢在危急之際即不禁其

救父毆死緦尊
父亦被傷身死

輕生救護之情既不辨按毆伊父之為何人又何服
問伊父之曾否身受重傷及行毆之人之是否徒手
該犯之緦麻服叔既例得以犯時不知同凡鬬論其
因救親情切毆斃人命自應援引予以兩請該省將
該犯照鬬殺律擬絞並援引救父情切之例附疏陳
請該司於照覆後尾內聲明奏請減流與例相符應
請照辦 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廣東撫咨 題曾淺邦共毆緦麻服兄曾作邦身死一
案查凡人救親毆斃人命之案其父母被毆未死實

係事在危急若兇犯例得減等擬流若父母爲人所殺子孫卽時毆死行兇人者律得勿論少遲卽以擅殺論罪止杖六十卑幼救親毆死緦麻尊長之案律註云父母被有服親屬毆打止宜解救不得還毆若有還毆者仍依服制科罪惟例內載有救親毆死緦麻尊長一條實係事在危急者減發邊遠充軍照例兩請候

旨定奪其非事在危急者仍照例擬罪秋審時核其情節入於緩決並非於服制所以防串飾狡卸之端而例

傾人情故特著有情急罪輕之條此案曹濰邦係已死曹作邦緦麻服弟該犯之父曹其宣因索欠口角先被曹作邦堂弟石傷左太陽又被曹作邦刀傷右膝骨損倒地復舉刀欲砍時該犯外回瞥見情切救護順用手擕木挑毆傷曹作邦石胳膊四下如果曹作邦因此四傷斃命即該犯之父被傷未死該犯例得減等擬軍今該犯因曹作邦轉向撲毆復用挑擔毆二下伊姪曹錦邦等二人亦各用柴石毆打數下該犯又先後挑毆五下因最後左臁肋一傷骨斷斃

命是該犯始而護父繼而互鬬致死重傷又係最後
下手該省照事非危急例仍科以斬候本罪原係按
律辦理惟該犯之父亦因被死者刀砍卌損一傷殞
命而死者又係該犯之父緦麻服姪本屬犯尊行兇
應死罪人當該犯救護之時伊父雖尚未死而目覩
伊父之身負重傷實有迫於不得不還毆之勢衡情
定讞應比照救親事在危急毆死緦麻尊長之例擬
發邊遠充軍請
旨定奪謹另擬稿尾錄呈 嘉慶二十年說帖

稍是查律載卑幼毆本宗緦麻服兄死者斬監候又父
母為人所殺子孫即時殺死行兇人者勿論註云父
母被有服親屬毆打止宜救解不得還毆若有還毆
者仍依服制科罪又例載父母被本宗緦麻尊長毆
打實係事在危急卑幼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者
於疏內聲明減為杖一百發邊遠充軍照例兩請候
旨定奪若並非事在危急仍照律擬罪各等語此案曹遜
邦應照毆死緦麻兄律擬斬監候惟查該犯之父曹
其宣被緦麻服兄曹作邦毆傷倒地復持刀向砍該

犯先用挑將曹作邦毆傷實係救護情切迫後曹作邦向伊回毆該犯復行疊毆斃命雖下手致斃之時曹作邦並未復向伊父毆打已非事在危急惟該犯之父曹其宣被曹作邦毆傷後亦即因傷身死而曹作邦又係伊父之緦麻服姪本屬犯尊行兇應死罪人按律固應依服制科罪其情實屬可憫曹際邦一犯可否比照父母被緦麻尊長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卑幼情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之例減爲杖一百發邊遠充軍請

救母毆死緦尊
情切共毆不減

旨定尊

浙撫　題虞承桂等共毆緦麻服叔虞志錢身死一案查宗例救親殺人之案情切而勢非危急者仍科鬭殺律必事在危急而又情切救護者方准照鬭殺減一等所殺如係平人減爲滿流係本宗緦麻尊長外姻功緦尊長減爲邊遠充軍係本宗期功尊長夾簽減爲斬候同一救親而罪有不同由情有輕重也同一事在危急而所減不同以服制攸關不得等諸凡人也且例稱事在危急四字應統觀全案情節不

應轉就末後致死一傷言之設有父母子姪弟兄同謀共毆一甲某甲某情急抵禦行兇之父母捽倒按毆而被毆人之子從旁助勢致斃其命轉得藉口救親倖脫重罪此等逞兇挾詐之徒亦不可不防其漸故父祖被毆律註內稱子孫與祖父母父母共毆人依凡人首從法此言凡人共毆雖救親亦同凡鬥也律註又云祖父母父母被有服親屬毆打止宜救解不得還毆若有還毆者仍依服制科罪是律內於親毆死尊屬雖輕亦不得議減惟例內始有減軍之條

而例文又稱祖父母父母先與人尋鬬其子孫趕至助勢共毆斃命仍照本律科斷此申明例內事在危急四字應統覩全案情節不得以末後致死一傷遂科以危急救護之罪也夫父母至親救父母至情振古如茲聞親呼救而子不趨護者誠無此情必待親已被毆而子乃救護者誠無此理古之人諒已先今人念及之而定律而定例必鄭重於救親及危急等字不肯輕率議減者誠以所原者非一節之情而所懼者亦非一人之理此案虞承柱因已死緦麻服叔

虞志錢鴨隻走入該犯屋內該犯之母陳氏攔逐其妻毛氏查尋不見向陳氏查問爭鬧鴨隻旋即尋回嗣陳氏復向虞志錢嗔斥被虞志錢用鋤柄毆傷經虞承柱之弟虞承開趕護亦用鋤柄鋤背連打虞志錢六傷即被虞志錢毆傷倒地適該犯虞承柱路見攏勸拔鋤扭奪致傷虞志錢右肐肘並奪鋤劃傷其左右手腕隨攜鋤逃避虞志錢追趕伊母陳氏攔阻又被虞志錢推跌拾鋤欲毆該犯閃身喊救轉身用鋤背毆傷虞志錢右後脇殞命專論末後救護一節

毆死緦尊案起
護母並無急情

原可從寬議減惟伊弟先將其疊毆多傷該犯尊劬亦先將其扭劃三傷案閲弟兄二人共毆一緦麻尊屬服制攸關若無護母一節尚應商擬情實因其救母情切仍照律科罪將來入於緩決較爲平允未便率議減軍惟稿尾內似應添入分別減軍及照律擬罪條例並於斷語內敘明雖救親情切因係弟兄共毆仍照本例擬罪等語更覺周密俟

欽定後交司遵辦 嘉慶二十四年說帖

安撫 題賀本儒毆傷外姻緦麻兄劉岐豹身死一

案此案賀本儒因緦麻表兄劉岐豹於十五年五月初九日乘伊隨父出外向伊母黃氏調戲圖姦未成至六月二十六日該犯同父回歸黃氏告述前情伊父令該犯找尋劉岐豹來家處治該犯尋見劉岐豹向其斥駡欲拉回家劉岐豹不服爭鬧經勸而散劉岐豹被詈不甘即於是夜二更時前往該犯家尋毆黃氏出阻劉岐豹將黃氏揪扭該犯攜木棒趕毆傷劉岐豹左額角劉岐豹將黃氏鬆放向該犯撲毆該犯復毆傷其肚腹殞命若謂被殺之劉岐豹係圖姦

未成葬人則該犯曾經尋見劉岐豹僅向斥罵並無
忿激欲殺情狀迨劉岐豹登門尋毆該犯始將劉岐
豹毆傷斃命不特殺非登時並非因其圖姦而殺若
謂該犯情切救母則劉岐豹先被該犯毆傷額角之
時已將黃氏鬆放迨劉岐豹向該犯撲毆該犯復毆
其肚腹始倒地殞命係屬被毆還毆不特事非危急
其後毆致死重傷並非因救親而毆該省將該犯賀
本儒照卑幼毆外姻緦麻兄死者斬律擬斬監候核
其情節尙屬相符應請照覆嘉慶十六年說帖

毆父之人業已
臥地暴毆傷多

陝西司　查例載人命案內如有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其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聲明分別減等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等語是護父情切必實係事在危急者始准援例聲請如非事在危急即不在聲請減等之例此案張未羊因張英杰與伊父張四金口角張英杰氣忿擲鋤向毆張未羊見而將鋤奪回致被劃傷手心張英杰揪張四金衣領張四金亦揪張英杰髮辮同跌倒地張英杰被石塊硌傷額角墊傷右乳張英杰力大

翻身撲壓張四金身上舉拳欲毆張四金喊救張禾
羊一時護父用鋤口嚇毆致傷張英杰腰眼側身跌
倒擦傷左肐肘臥地辱罵張禾羊又用鋤口毆其右
胐脥二下右膝兩下越日殞命該撫將張禾羊依鬬
殺律擬絞監候並聲明張禾羊所毆張英杰右胐脥
等處三傷均非致命惟腰眼一傷實係致命重傷委
因此傷身死核其所毆腰眼一傷正犯父張四金倒
地被壓欲毆呼救之時事在危急實屬救親情切援
例兩請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張禾羊旣已奪鋤

於張英杰向伊父張四金毆打之先已有欲毆情形其致命重傷固在伊父喊救之時而張英杰業已仰臥地上張未羊復又壘向毆打情近逞忿核與救護情切之例不符該撫於此等毆打傷多之案並未妥擬卽援照救親情切之例定擬罪名出入攸關應令該撫另擬具題道光五年說帖

先巳毆傷後因
救母戳斃緦叔

南撫　題瞿黃林戳死緦麻叔瞿先定一案查例載
父母被本宗緦麻尊長毆打實係事在危急卑幼情
切救護因而毆死尊長者於疏內聲明減為杖一百
發邊遠充軍照例兩請候
旨定奪若並非事在危急仍照律擬罪秋審時核其情節
入於緩決等語是救親毆死緦麻尊長內只有分別
隨案減軍及秋審入緩明文並無夾簽之例此案瞿
黃林因與緦麻服叔瞿先定口角爭鬬該犯奪刀將
瞿先定戳傷跑避瞿先定追趕該犯之母瞿舒氏攔

勸被瞿先定推跌捺按欲毆該犯拉勸不開亂戳瞿先定致傷身死查該犯見伊母被緦麻服叔瞿先定捺按欲毆亂戳多傷雖係情切救護惟究由該犯先將瞿先定戳傷以致伊母攔勸被其推跌與專因救親起釁事在危急例得減軍者不同即因其情較可原亦只可於秋審時酌量辦理所有該省將該犯依律擬斬監候之處似可照覆

道光十三年說帖

爲父復讐之案
分別情節擬罪

陝西司 查例載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本犯擬抵
後或遇
恩遇
赦免死而子孫報讐將本犯仍復擅殺者杖一百流三千
里等語此條係雍正三年原例嗣於乾隆四十二年
本部奏駁直隸總督咨沈萬良爲父報讐擅殺王廷
修依例擬流案內奉
旨此案沈萬良之父沈三行竊拒捕原係有罪之人被事
主王廷修知覺趕毆致斃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事主

毆打致死例擬徒本案已經完結法非應抵義不當讎乃伊子沈萬良忽於十餘年後復將已伏罪之王廷修乘機殺害該督援照子孫報讎之例擬以杖流經部議駁甚是從前各省辦理復讐之案如廣東省曾士標毆死曾會昌律擬斬候而曾會昌之子曾朝宗復毆死曾士標之子曾亞一律擬斬決朕特明降諭旨改為絞決又河南省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三毆死趙三問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復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閣臣於勾到招冊內夾簽聲明又經朕明降諭旨通諭問

刑衙門以我朝明罰勅法審慎周詳生殺悉由讞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行報復況國法既彰則私恨已洩讐殺之端斷不可啓訓示最爲明晰卽子孫復讐之例若因伊父死於非命而兇手竟得漏網寃無可伸其復讐猶爲有說今沈三原係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結案則國法已伸王廷修卽屬無罪之人乃沈萬良復逞兇故殺卽應照故殺問擬若如該督所擬杖流將來此風一開誰非人子皆得挾其私忿藉口復讐逞兇挑決何所底止豈辟以止辟之義耶周元理引律不當著飭行

父祖被毆

此案著照部議交周元理另行照律改擬具題並將此
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欽此將沈萬良改擬斬候在
案此後五十三年有河南省李江報讐殺死李作周
一案五十六年山西省李倫報讐謀殺張端一案均
照謀故殺本律問擬斬候題結詳查四十二年後並
無辦過擬流成案今陝西巡撫咨趙宗孔因伊父趙
大典被趙粃麥扎傷身死擬絞減流在配遇
赦釋回復該犯爲父復讐起意將趙粃麥殺死核與河南
省李江山西省李倫等案情同罪異自未允協似應

擬駁乾隆五十七年說帖嗣於五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奉

上諭刑部具題議駁陝西省趙宗孔毆死趙粃麥改擬斬候一本此案趙宗孔因伊父趙大典被趙粃麥扎死擬絞減流釋放回籍觸起前忿將趙粃麥致死向來子報父讐之案情節不一倘有兇手漏網寃無可伸者其復讐原屬可原今趙粃麥前已問擬絞候國法既伸祇因遇赦減流十年無過釋回原籍並非倖逃法網是揆之公義已不當再挾私讐若概與趙宗孔之逞私鬬報則趙粃麥之子又將為父復讐此風一開誰非人子皆得

挾其私忿藉口報讐勢必至讐殺相尋伊于胡底趙宗孔自應照部駁定擬斬候弟念該犯究因報復父讐起見竟予勾決究覺有所不忍若仍得援例減等釋放又恐被讐之家往來尋覓進見報復轉非辟以止辟之義其在未經奉旨以前者仍照舊例辦理外趙宗孔著入於緩決永遠牢固監禁嗣後各省遇有此等案件俱著照此辦理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已纂例

爲父復讐故殺已經留養兇犯

貴撫 題黄志學故殺王幗文身死一案此案黄志學之父黄金魁先被王幗文毆斃已經擬抵 例留

養乃該犯與其弟黃志清因與王幗文口角爭毆頓
觸伊父被王幗文毆死之嫌將王幗文故殺斃命自
應仍照故殺本律定擬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今該省
將黃志學依故殺律擬斬監候聲明入於緩決永遠監禁
與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九年說帖

爲父復讐謀殺已經共毆餘人

直省　頭成大保童謀殺共毆伊父成端身死案內
之餘人成思名一案查例載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
凶犯擬抵後援例減等問擬軍流遇
赦釋回者

國法已伸不當爲讐如有子孫仍敢復讐殺害者仍照
謀故殺本律定擬入於緩決永遠監禁等語定例原
指爲父復讐殺死正兇而言至因復讐殺死共毆之
餘人或正兇之弟兄本不在此例惟檢查嘉慶四年
陝西省題王者印故殺共毆伊父身死之餘人劉發
一案又二十一年河南省題馬蔚可故殺共毆伊父
身死之餘人馬全祿一案定案時均因殺非正兇[illegible]
照故殺本律定擬並未聲明入緩監禁嗣於秋審時
俱酌核案情比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各在案此案

成大保童因成思名幫同其子成大英魁將伊父成瑞毆死成思名擬徒釋回該犯爲父復讐謀砍成思名身死據該督聲明成大保童可否比照子孫復讐殺害例入於緩決永遠監禁聽候部議等因查該犯成大保童所殺之成思名係共毆伊父身死案內之餘人定案時自未便比照殺害正兇之例辦理該省擬俟秋審時再行核辦核與王者印馬蔚可成案相符似可照辦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為父復讐砍死擬徒逃回餘人

北撫　題舒才貴戳死王富貴一案此案舒才貴之

父舒金被王竟等共毆身死王富貴徵賭舒金一日擬徒發配潛行逃回該犯遇見擺拿王富貴拔刀向砍該犯奪過回砍致傷其頂心等處殞命是死者係共毆伊父身死案內餘人並非正兇該犯自不應以擅殺應死罪人擬杖且係擬徒在配逃回之犯並非徒限已滿及遇

赦釋回

國法已伸如有讐殺仍照謀故鬬毆辦理者可比自應以擅殺罪人科斷今該省將該犯依擅殺律擬絞似

殺兄從傍毆死
擬軍脫逃兇犯

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安撫 題朱得名砍傷逃軍朱正朋身死一案查例

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經到官

後被死者子孫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

一百其兇犯雖經到官擬抵或於遇

赦減等發配復潛逃回籍致被死者子孫擅殺者杖一百

流三千里若本犯擬抵後減等問擬軍流遇

赦釋回者

國法已伸不當為讐如子孫仍敢復讐殺害照謀故殺

本律定擬入於殺決不遂監禁等語至將致傷伊兄
因傷身死擬軍逃回之犯殺死作何治罪例無明文
惟查嘉慶三年山西省白喜畛因喬貝緒將伊兄毆
傷身死擬絞逕
赦釋回白喜畛爲兄復讐將喬貝緒謀殺又十八年山東
省沙幗棟因景自維將伊兄扎死擬絞逕
赦累減釋回沙幗棟爲兄復讐將景自維謀死定案時將
白喜畛等均照謀殺律擬以斬候秋審時以該犯等
爲兄復讐與爲父報讐情事相類均比照爲父復讐

殺害之例入緩永遠監禁在案此案朱得名因族弟朱正朋先將伊兄朱得位砍傷因風身死擬軍乘間潛逃朱得名撞遇憶及兄被毆死恐其遠逃脫罪同弟朱得興等趕拿送官砍傷致死該撫以朱正朋由軍配潛逃係屬罪人惟朱得名趕追之時朱正朋並未拒捕輒行疊砍致死實屬擅殺朱正朋係死於朱得名所砍之傷將朱得名照擅殺律擬絞等因具題查兄弟之與父子雖服制名分不同而骨肉至親既目擊手刃伊兄之人由配所逃回其不與同國之義

與不共戴天之讐同一情不能忍恭觀互證從前白喜盼沙幗棟二案死者係減等釋回國法已伸白喜盼等將其謀殺既得比照爲父報讐之例入緩監禁則此案死者係擬軍逃回國法未伸該犯朱得名將其砍傷致死自不能仍照尋常共毆之案科斷該省將該犯照擅殺律定擬絞候既與尋常鬭殺之案有別亦與爲父報讐將擬抵減軍逃回人犯毆死擬以滿流之例有所區別所擬尚屬允協似可照覆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子被毆死母將
兇犯毆打成廢

浙江司　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註云父祖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行兇人依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杖一百等語此案楊老春毆傷徐長元身死屍母徐徐氏心懷悲忿與同次子徐世元堂姪徐小春等將楊老春揪倒各用石將其毆傷成廢查徐徐氏係已死徐長元之母律稱親屬者凡有服親屬俱該括在內即使該氏等將楊老春毆傷身死亦律止滿杖今僅毆傷成廢自應勿論該省將徐徐氏等均予免議與

因子被殺父將兇犯尋獲毆死

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雲撫 題何小二等毆傷殷奉身死等情一案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卽時殺死者勿論註云父祖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行兇人審無別項情故依罪人不拒應死而擅殺律杖一百又例載祖父母父母被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經到官復被死者子孫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又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抵之正兇當時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

耆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蓋祖父母昆弟之讐禮當
弗與戴天卽從昆弟之讐亦當執兵陪後故擅殺應
抵罪人律止分别擬杖六十及滿杖完結至例内將
子孫擬杖之律杖六十增修爲滿杖一條原以兇犯
業已脫逃被死者之子孫擅遇殺死與卽時殺死者
固有不同亦與當場殺死者有間故加重擬杖一百
而親屬未經議及則親屬擅殺應抵罪人仍應照律
註擬以滿杖若親屬毆死律應擬抵正兇擬徒之例
係專指兩造糾衆互鬭同行之親屬而言與親屬先

被人毆死糾人往捉致斃兇犯者情節迥不相侔此
案何布重因殷潮將伊子何明毆死何布重邀屬赴
縣丞衙門具報該縣丞因事公出未及差拿何布重
探知殷潮已赴他處躲避恐被逃逸糾人往捉致將
殷潮毆死何布重次子何小二亦將殷潮之父殷奉
共毆斃命查殷奉係屬平人何小二將其毆死同應
縣共毆人致死律擬以絞抵至何布重將兇犯殷潮
毆死係爲伊子復讐所致較其餘親屬更爲激切該
撫將何布重依親屬人等被殺而擅殺行兇之人律

父被殺子畏兇隱忍後殺正兇

詳擬以滿杖尚無錯誤似可照覆道光二年說帖

江蘇司　查律載父母為人所殺而子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又例載父母為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經到官後被死者子孫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人杖一百各等語此案孫喜因張秉禮與伊父孫泳玉口角爭鬪用木塊將伊父毆死孫喜當欲報驗張秉禮央人處和孫喜不允張秉禮揚言欲將孫喜一家殺害滅口孫喜因張秉禮素日強橫若不依允必遭毒手勉強允從張秉禮當買棺將孫泳玉殮埋忿

經超度孫喜暫時隱忍欲圖乘間報讐將其殺死因無隙下手嗣隔年餘孫喜探知張秉禮赴村集有事當拿斧在該處等候一更時見張秉禮走至即揪其髮辮用斧連砍其右脊背等處殞命該省以該犯為父報讐擅殺行兇罪人律止杖六十惟該犯先不報官遽聽私和將該犯依父為人所殺而子私和律擬以滿徒等因查孫喜因伊父被張秉禮殺死本欲報官迨張秉禮央人處和猶不允從後因張秉禮有欲將伊一家殺死滅口之語該犯畏懼暫時隱忍是其

勉從之時已蓄有報讐之意與業剎忘讐私和者不
同即張秉禮為伊父買棺殮理念經超度亦非受財
可比該省將該犯依父為人所殺而子私和律擬徒
是將迫於強悍勉從私和旋復報讐之案而引甘心
私和之律未免情輕法重惟該犯事後並不報官於
事隔年餘始將兇犯殺死與覩父讐不反兵而鬬者
其義稍有未符依律擬以杖六十未免過輕衡情酌
斷孫喜應比照父為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經到
官後被子孫擅邉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人例杖一

救父毆死兇犯
其父傷痛自盡

百 道光八年說帖

安撫 題趙得寅扎傷楊三位身死一案查救親毆斃人命之案其父母被毆危急兇犯情切救護即時毆斃者例得減等擬流此案趙得寅因楊三位向伊父趙幗詳索討酒飯錢文無償致相爭罵楊三位用鐵鎗扎傷趙幗詳右肋倒地該犯趕攏救護奪獲鐵鎗向扎其右脇楊三位撲向該犯奪鎗該犯用鎗嚇抵適扎傷其肚腹殞命查該犯始因救父業已奪過鐵鎗向扎一下維時死者已屬徒手該犯因被用拳

撲毆復用鎗回扎斃命固未便以事在危急論第該犯之父年已七十九歲因被死者鎗傷疼痛難忍自縊身死若將該犯仍擬絞抵其情可憫今該撫聲請滅流實屬衡情酌斷惟原題內請將該犯於鬬殺絞罪上量減無所依據並若卽比照事在危急聲明兩請之例較爲允協謹另擬稿尾呈

閱　嘉慶二十年說帖

稿尾　查律載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例載人命案內如父母被人毆打實係事在危

父祖被毆

急其子救護情切因而毆死人者於疏內聲明分別
減等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名等語此案趙得寅鎗扎楊三位身死應如該撫
所題趙得寅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
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查該犯之父趙幗詳先被楊
三位用鎗扎傷右肋倒地該犯趕護奪過鐵鎗回扎
楊三位右脇其時楊三位已屬徒手該犯因被楊三
位撲毆復鎗扎其肚腹殞命因與事在危急之例未
符惟伊父趙幗詳年七十九歲因被鎗扎右肋傷痛

子將兇犯毆傷其父即時身死

難忍業已自縊身死今該犯又身抵於法是以二命
抵楊三位一命情堪矜憫既據該撫於疏內聲明相
應比例兩請候
旨定奪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撫將該犯減爲杖一百流三
千里 此案二十一年具題減爲杖流見成案
奉尹 題柴幅來用刀戳傷董幅身死董萬成見父
被傷用刀砍傷柴幅來一案查董萬成因聞伊父董
幅與人鬭毆即攜帶銅榛杖趕至見柴幅來已用刀

將伊父戳傷倒地情切救護即用銅煙袋毆打柴幅來右胳膊數下並奪獲腰刀砍傷柴幅來顋門等處柴幅來倒地聲言欲與董萬成拚命該犯又用腰刀砍傷柴幅來右臁肕等處柴幅來傷經平復伊父董幅因被柴幅來毆傷身死按父爲人所毆而子還毆行兇之人折傷以上減凡鬬三等之律係指其父僅止被毆者而言今董萬成之父業已因傷身死自應將董萬成予以勿論該省將該犯於兇器傷人軍罪上減三等擬杖八十徒二年係屬錯誤應請交司更

子將兇犯銃斃
其父過後身死

正道光七年說帖

北撫　咨胡允豹毆傷嚴一海身死並嚴起正救父鎗傷胡允豹斃命一案查嚴起正因在山攜帶防獸鳥鎗裝就火藥砂子看守包穀瞥見伊父被胡允豹毆傷倒地一時情急趕往救護順放鳥鎗中傷胡允豹頭面胸膛等處身死伊父嚴一海亦因傷越四日殞命按父爲人所殺而子擅殺行兇人罪應杖六十之律係指其父先被毆死而言今伊父身死在後與擅殺行兇人之律未符該省將嚴起正依兩家互毆

致死一命律應擬抵之正兇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例擬以滿徒尚屬允協似可照覆　道光七年說帖

蘇撫　題何如松因何萬全毆打伊父該犯趕救致傷何萬全身死伊父亦因傷越日殞命查何如松毆斃何萬全時伊父尚存未便引擅殺行兇人之律應照父母被人毆打危急其子救護情切因而致死聲請減流例上再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

道光元年案○與上案引例不同記核考

江西道御史　奏稱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兇犯擬

抵後減等問擬軍流釋回者子孫仍敢復讐殺害仍照謀故本律問擬入於緩決永遠監禁查復讐一項情最迫切其有見其毆伊父母身死家內釋回之原謀及餘人並威逼致死伊父母之犯將其謀故致斃應酌量補出至謀故殺致死伊兄擬罪釋回及逃回之犯一併衡情酌定專條等語　查律載斷罪無正條者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等語蓋律例權一定而有經情僞極萬變而無盡故定例所不能該載者又設有比附加減之條今謀故殺共毆伊父母身死

母被兄妻毆逼
自盡毆殺兄妻

案內之原謀餘人並威逼致死伊父母之犯及謀故
殺致死伊兄之犯律例內雖無治罪明文然遇有似
此案件如訊係志切復讐並無別項情弊自可酌照
子孫復讐殺死正兇及擅殺罪人各律例比附定擬
檢查向來成案辦理並無參差所有該御史奏請酌
設專條之處應毋庸議道光十三年通行
晉撫　題崔起元因母劉氏被大功兄妻李氏打傷
後氣忿投井自盡聞喊赴救瞥見李氏忿激毆斃一
案查卑幼毆死有服尊長無論死者有罪無罪應仍

按服制本係科斷即有救父救母各項情節實可矜
憫者亦止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原無照擅殺罪人問擬之例惟弟毆兄妻至死律應
凡論與別項有關服制之案不同是以乾隆五十年
本部核議江西省趙蕭來因兄妻阮氏推跌伊母致
傷向斥不服格毆致斃依毆兄妻至死擬絞監候一
案因阮氏推跌伊姑致傷實屬罪犯應死駁令該撫
改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擬杖一百題准在案今李氏
毆傷夫之期親尊長及逼迫致令自盡均罪不至死

母在人家自盡
子忿恨故殺人

但律推元究因母被打傷投井忿激致斃該撫照擅殺罪人律擬以絞候似尚允協應請照覆乾隆五十六年說帖

福撫　題余得盛勒死卓林氏一案此案余得盛因伊母藍氏主婚將孀媳姪婦林氏改嫁與卓化雲為妻嗣藍氏往卓化雲家坐索尾欠財禮卓化雲之母吳氏及林氏無銀給還潛自外出藍氏生氣乘間自縊身死後吳氏畏懼將藍氏屍身移至山內埋藏該犯迭往查詢林氏揑稱藍氏已回該犯不依將林氏帶回根詢伊母下落並將其兩手用繩綁住林氏始稱

因母自盡子將威逼之人毆死

藍氏在伊家自縊移屍山上不知埋藏何處復向盤詰林氏撒潑混罵該犯忿恨起意殺死用繩繞其項頸拉勒致斃該省將該犯依故殺擬斬監候查林氏實係余得盛懷忿有心勒斃自應照故殺定擬至伊母藍氏自縊身死係因索取財禮無給短見輕生與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之人不同該省引斷尚無錯誤似應照覆 嘉慶二十年說帖

陝撫　題李之祥毆死張念宗一案查律載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又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毆子孫即時

救護還毆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鬭三等至
死者依常律又註云少遲即以鬭殺論各等語此案
已死張念宗向該犯李之祥索討地租與伊母梁氏
吵鬧以潑婦之言斥駡致梁氏圖賴自行劃傷頭面
投井身死並無穢語相加祇應照威逼人致死律擬
似杖責該犯李之祥因欲追拏送官爭毆斃命如果
張念宗毆打伊母該犯救護少遲尚應以鬭殺論今
張念宗並未毆打伊母該犯亦非即時救護係事後
追拏爭毆致死自應仍照鬭殺本律科斷該撫所擬

母被陵逼自盡子殺讐人自首

尚無錯誤似可照覆嘉慶十五年說帖

山西司 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不告官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又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經到官後被死者子孫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其兇犯雖經到官擬抵或於遇赦減等發配後輒敢潛逃回籍致被死者子孫擅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本犯擬抵後援例減等問擬軍流遇

赦釋回者

國法已伸不當爲讐如有子孫仍敢復讐殺害者仍照

謀故殺本律定擬入於緩決永遠監禁又名例內載

因犯殺傷於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本殺

傷法各等語詳繹例文人子復讐之案係指父母被

殺而言誠以殺人之犯理應抵償父母之讐不共戴

天故父母被殺人子復讐擅殺行兇人例得寬減至

父母被人威逼自盡人子復讐例無寬減明文原以

被殺與自盡情事懸殊而威逼之罪較應抵正兇亦

屬有關故不明立專條所以防讐殺之漸此案韓瑞芳因許氏係伊胞叔韓景春買休之妻素性悍潑常將伊母韓蘇氏陵虐韓蘇氏因被許氏尋事毆詈氣忿短見自投水缸身死伊父韓遇春亦因心懷忿恨染患噎食病症身故該犯因父母皆被許氏欺陵身故蓄意復讐乘間用刀將許氏殺死赴縣自首該撫以該犯韓瑞芳因母死非命決計復讐並不婚娶飲恨多年一旦手刃讐人又復投案自首情甘抵償核其情節實為可憫可否衡情定斷援照擅殺罪人律

擬絞監候或比照犯罪自首得免所因之律免其復
讐謀殺之因仍照鬬殺擬絞抑或比照
國法已伸不當爲讐之例仍照謀故殺本律問擬斬候
入於緩決永遠監禁之處律例既無專條罪關出入
咨請部示等因查韓瑞芳之母係被許氏威逼自盡
非爲許氏所殺如𥨸切同讐自應報官明正其罪不
當以私忿讐殺反觸刑章雖許氏逼斃韓蘇氏罪有
應得究非姦盜罪人及兇惡棍徒可比未便以擅殺
科斷至犯罪自首得免所因之律係指殺人之犯自

首得免犯罪起釁緣由今許氏係該犯胞叔買休之妻例同凡論該犯謀殺人命無因可免自應仍照謀殺本例問擬即謂其痛親情切亦祇可於秋審時照謀殺情輕之案原情酌量辦理不得率引人子復讐及擅殺自首諸條强爲比附以致有乖定例應令該撫詳核案情按律妥擬具題 道光十年說帖

無服族人聽從親屬殺死兇犯

江西司 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註云少遲即以擅殺論父祖外其餘親屬人等被人殺而擅殺

行兇人依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律杖一百又例載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兇犯當時脫逃未經到官後被死者子孫撞遇殺死者照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又律載官司差人追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若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註云以捕亡一時忿激言各等語是擅殺應死罪人擬杖之條惟死者其餘親屬當時殺死兇手並子孫事後殺死致斃祖父母父母之逃兇及官司差人追捕罪人三項例意極爲明晰引斷自無虞牽混此案賴兆魁因

葉艮與故殺伊無服族人賴瑞珍身死脫逃迫後潛回經賴瑞珍之胞兄賴瑞泳聞知邀同賴兆慶等前往捉拿賴兆慶用刀將葉艮與戳斃該撫將賴兆慶依擅殺應死罪人律杖一百等因咨部查葉艮與故殺賴瑞珍身死雖律應擬斬惟該犯賴兆慶係已死賴瑞珍族人並無服制卽當時將葉艮與殺死尚不能照其餘親屬之律擬杖況兇犯脫逃一載之久因聽從往捉將其殺斃在死者子孫已應照擅殺應死罪人律問擬不與卽時殺死同科則死者無服族人

更不得濫行牽引惟乘員與係屬殺人逃兇該犯聽從死者之兇往捉將其殺斃自應照擅殺罪人律擬絞該撫僅擬滿杖係屬錯誤罪關生死出入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 道光十一年說帖

奴僕毆死兇犯家主過後身死

四川司 查例載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抵之正兇當時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將毆死兇手之人杖一百徒三年又父祖被毆條內輯註云不言家長被殺而奴婢雇工人擅殺行兇人者按私和之罪奴僱與子孫同則擅殺似應與親屬同論各等語此

蔡何盈蔡係何文林契買家奴因見家主何文林被戴元甫用矛鎗戳傷倒地經同往之吳文進用木棒格毆亦被戴元甫持鎗趕戳何盈蔡奪鎗回戳戴元甫左後肋等處倒地何文林戴元甫俱即殞命是何盈蔡奪鎗回戳尚在何文林未經身死之時雖與父祖被殺子孫擅殺行兇人律止擬杖六十者不同但奴婢之於家長恩深義厚目擊其主被戳倒地即時還戳致斃事出一時忿激且係主業死非命情實可原該督將該犯比依有服親屬毆死兇手例擬以滿

蒙古為父復讐殺死一家二命

為父復讐殺死一家三命並非同時擬斬立決之例擬殺一家三人條

徒詳加察核似屬平允應請照覆 乾隆五十八年說帖

陝西司 查蒙古例載凡死罪重犯於事未發以前自行投首者免死鞭一百等語此案蒙古端住布於嘉慶二十四年六月間因番賊官木抑合糾衆數十人騎馬持械將端住布等十餘家並附近各旗蒙古牛羊馬匹全行搶劫又鎗斃該犯之父哈索楞卡弟曲沖木並將該犯擄過河南令其牧羊該犯痛父弟被害蓄意報讐無隙可乘未經下手道光五年十二月間官木抑合令該犯同赴莨惟拾糞該犯乘間拾

石毆傷官木邦合倒地復連毆其頭上立時殞命官
木邦合之妻聞喊持刀趕至該犯情急拾石亂擲致
傷賊婦額顱倒地殞命即割首級與被搶牧馬之官
布商同騎馬逃歸投首查野番盤踞青海肆行搶掠
情同叛逆彼時端住布若將官木邦合殺死自可勿
論今爲父弟報讐將官木邦合殺死既與尋常爲父
報讐殺死人命者不同且官木邦合之妻旣係肆劫
野番眷屬即與平人妻女不同端住布因報讐將其
毆死與臨時逞兇殺死人命之案情節較輕亦應量

予未減罪不至死蒙古自首鞭一百之例係指死罪重犯而言今端住布為父弟報讐殺死青海搶掠野番未便與死罪重犯一例辦理端住布一犯應予免議行令釋放道光六年說帖

越訴

爭控坟山情急赴京刎頸呈告

江督　奏涇縣民人徐華遣抱告徐行赴京刎頸呈控已故之吳鶴慶謀買墳山並吳恕恒刁翻延宕等情一案奏奉

諭旨此案涇縣民人徐華與吳姓爭訟墳山歷經該省斷令徐姓管業嗣吳恕恒等翻控仍照原詳定擬何以徐華復遣抱告來京拚命申訴徐行未經取有生供是否即係本身著孫玉庭親提全案人證研鞫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欽此當經行提人卷來省適　臣校閱武闈

繼復赴浦兼署河篆隨飭發署江寧府周以勳確訊

該府因控爭遠年墳山定例以山地字號畝數及庫

貯鱗冊完糧即串爲憑其遠年舊契及碑譜等項均

不得執爲憑據所有兩造控爭之處冊載土名孫煤

壠俗呼瑤塔壠坐落該縣茂林都一啚來字號該號

共有一千二百號土名不一冊載二百二十八號至

二百四十六號又七百八十號俱名孫煤壠並有祟

泥坦沅家滂皆徐姓承丈之業又冊內凡來字七百

八十三號以前係徐梅王育等糧業並無吳姓在內

自七百八十三號以後始有吳姓糧地而吳姓以徐
呈契載瑤培坑冊載瑤培壠名目不同且控爭之墳
不在二百二十八號之內必得覆勘明確以昭核實
至代徐華作抱之徐行據徐華供係胞姪其父已故
現有母有弟而吳乖則稱係徐華同姓不宗之人另
有胞弟徐傳桂並稱有徐與一同進京告狀尤應根
查提質方得徐行是否正身及因何捹死之由委縣
前往查勘山地情形均與安省歷勘無異所爭之墳
羅處徐姓各墳中央惟現丈控爭墳塚東至河長八

十一弓橫濶九十八弓較之冊載塔爆壠長三十弓橫二十七弓該地三畝三分七釐五毫弓口不符又勘得墳之東北角倒有徐石石柱石樑五件吳姓指爲墳前華表彼時徐姓並無一人在山惟有坟佃唐耶等在彼令其步指徐姓地界四面皆屬徐姓與梅楊章王各姓地界相連並無吳姓相連之處查訪徐行實係徐華胞姪現有徐蔭林係死者胞弟吳乘所指徐傳桂年逾六十稱與徐行素不認識並非其弟繪圖訊取未到人等供結由府稟解臣查此案吳孫

恒等因爭墳而控及官吏苛派修署藉索賕詳而徐姚又因吳起恒等屢斷屢翻規省三年案懸六載以致徐華遣抱告徐行京控刎頸殞命是爭墳爲此案最要情節必先確核兩造爭控之由明晰剖斷以昭公允然後官吏之有無挾索賕詳及徐行何以拚死皆可逐層根究得實查徐華控稱已故之吳鶴慶及吳濬等謀買伊瑤培壠祖墳山地不遂冒認伊祖顯聰妣翟氏之墳爲其祖吳希賢吳惟煦之墳案經兩司親訊不但吳壽山等供認謀買不諱其案內之吳

平成吳兆熙吳金威供明實非吳墳具結息案惟吳恕恒搆串吳濬抗斷藐詳堅不輸服等情 臣 詳核安省歷審卷據此案兩造控爭始於嘉慶二十一年因修墳立碑而起先係吳鶴慶吳濬吳大鏞吳平成四人在縣出控初無吳恕恒在內據呈老譜修自萬歷年間刊載七十九世祖希賢生宋代興國年間卒葬瑤培壠八十六世祖惟熙葬孫培壠之東八十七世祖垙卿生兩子兩女長適弓村黃氏次適弓村徐氏公當批瑤培壠為嫁資等語而徐譜則載徐亮由浙

江龍游縣於宋時遷涇縣之水南都前明洪武初十五世徐宗孫從水南遷田中都中村於嘉靖十五年契買董姓山業遷其父堯生葬於是山宗孫另葬羅晃山其妻董氏亦葬孫培攏至十八世徐題聰任前明浙江知縣與妻翟氏合葬是山由題聰以上並無娶吳氏者吳姓則指是山係伊祖批給徐姓為嫁資存有希賢惟煦合葬墳塋一塚隨核吳姓譜據認難枚舉如譜載希賢葬瑤培攏惟煦葬瑤培攏之東明有兩塚即在縣初控原詞亦稱希賢塚旁附葬惟煦

乃吳恕恒與吳濬等堅指爲兩棺合葬一塜不但前
後情詞矛盾亦斷無相隔七代祖孫合葬一塜之理
此其不可通者一　又如譜載八十七世祖垙卿生兩
女適弓村董徐二氏公富將瑶塆壠批作嫁資姑無
論富者不應以祖墳山地爲嫁資就令事出垙卿遺
傳九代子孫衆多豈能以公祖墳山任其私批他姓
又不刊載山向以爲存塜之據此其不可通者二　又
如垙卿生於宋代紹定年間而徐氏於洪武年間始
遷田中都之中村無論垙卿有無嫁女批山斷無隔

代聯姻之事即使挑卿果有此事亦應另有徐姓其人斷非中村徐姓且舊譜刊載兩女適弓村董徐二氏新譜乃改爲中村又以公宫改爲鋪愛爲批山解說明屬村有兩處修改牽合此其不可通者三又查炽譜刊載希賢葬於瑤培壠並不註明坐落山向亦無圖形可考惟於舊譜所刊東非宅基圖邊溪北空處粘一浮簽登載即係瑤培壠又粘一浮簽登註七十九代祖希賢八十六代祖惟煦葬此字樣憑臆簽註從何徵信且查八十四世祖宋朝議大夫炽時題

墳塋俱在溪北與所粘浮簽發帳則瑤塔壠同在一方時題塋地既已刊圖何以世祀希賢之墳轉畧而不刊明屬代遠年湮葬地失傳致鑿附會此其不可通者四又譜載吳氏壙記吾先大夫朝議公勅葬花墳塌門三十六所入山二十四向皆名山大水先人諸譜加詳厥後遺失畧依前譜所記父老所傳姑錄地名以備查考惟新墳畫圖備書坐向等語是其遠代先塋葬地失傳難於考據早已筆之於書今於壙記之左所書朝議公墳山地名之右兩行夾縫中刊

有瑶培壠希賢公惟煦公葬此十一小字並無坐落圖形卽以爲墳在徐姓所管瑶培壠地内實屬任意影射此其不可通者五查涇縣舊志朗議公吳時顯止載墓而無葬所新志載將顯之父吳偉葬瑶培壠而吳譜則吳偉與妻妾合葬東莊灣是譜志互異在官在私兩難依據此其不可通者六又查所爭墳塚本無碑志而吳姓所控乃稱因霧水沖塌舊碑損壞合族公修及經查勘所稱舊碑竟屬虛揑且初詞只稱碑壞並未及有華表今因勘有倒地石條遂指爲

伊祖墳前華表何以初控僅稱修碑而不及華表矛
盾畢露殊難掩飾況茂林吳族富宦甲於涇縣非無
力單寒之家如果始祖希賢墓所尼據早當修培式
煥因何時閱數代直至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始欲修
墳此其不可通者七該前涇縣清凝不加詳察遽因
吳姓供稱爭墳而不爭山一塚之外地皆徐有不敢
侵占寸土遂斷吳姓標祭祠經該府委勘改正斷給
吳恕恆遂藉端訐控前撫臣 姚祖同會核全卷指飭
吳請荒謬歷經安慶府等核照司發茂林都一啚求

字號抄冊土名瑤煤壠挖運二十餘號悉係徐姓承糧斷歸徐管詳經兩司親訊不特徐姓君墳之唐邱等供係徐墳從未見吳姓標祭即吳族吳兆熙吳金成吳甲亦親筆同具非吳姓祖墳情愿輸服遵結詳請勘奏惟吳恕恒等不服隨詳翻控經前撫 臣吳駁回確審又經司府轉詳而吳恕恒已遣抱赴京控准咨交前撫審辦復委安慶府等先後勘審不特吳兆熙供明徐姓山業並無吳墳即吳濬亦自供止有譜據現在瑤培壠一帶地方伊家吳姓並無分釐之

業供證確鑿於道光元年正月內復詳前撫臣張師
誠因吳恕恒遠避未到又經駁回提齊兩造訊取輸
服供詞詳解因吳恕恒等堅執私譜輸服無期以致
案懸莫結臣將察核譜志及與諸舜親提吳恕恒等
逐增質詰無可登覆惟以徐姓譜載其祖堯生葬瑤
培壠堯生之子宗孫生於洪武年間亦葬瑤培壠而
所呈印契則係買自嘉靖年間地名瑤培壠開載四
十餘畝指為未買先葬且與現丈鱗冊弓口畝數不
符又以顯聰譜註葬瑤培壠正穴左一右一而現爭

之墳止有一塚相距爭處四十餘弓另有無碑大墳一座左右有塚指為徐　聰墳墓伊家所爭並非罪認徐祖又吳姓以冊載瑤㷠壠長三十弓現今丈有八十弓自河至墳多出弓數即是吳姓來字七百八十三四號大地名瑤㷠壠內小地名埂上之業以為墳在吳地非徐姓祖墳之證隨審據徐華等供伊家瑤㷠壠祖墳買自前明嘉靖年間

國初祖人徐天佑徐才能承丈辦糧自明迄今前後左右沾葬百有餘塚現在與吳姓爭控之墳是祖人顯

縣聽翟氏夫婦合葬之塚此下大墳一塚是族內徐董氏等十一棺合葬之處並非縣聽墳基嘉慶二十一年夏間因吳姓山來修墳是以起立新碑吳姓所執家譜荒謬歷經安省委員逐層指鬥毋庸伊辯至伊家譜載堯生葬於洪武年間而墳山契買在後之故緣伊等鄉俗講求風水停柩待地往往數十年後始行安葬事所常有至冊載畝數與契載不符不知山地辦糧本係以多折少且徐姓承夾並不止土名搭塔壠一處當時與二百二十八號毗連別號之地

一併買取故冊載畝多而冊載塌地止三畝有零亦顯聰請載正穴左一右一想顯聰子孫慮後來族人在左右挨葬曾立堆塚故此註冊以杜侵損後因年久平塌事未可考涇縣風俗多有如此等語訊之在案保鄰亦供實有此說並據梅宋供稱涇縣山地以八畝折一畝起科是山糧以多折少並非虛捏復據徐犇供稱吳姓因丈量弓口較冊增長遂以吳姓承糧之衆字七百八十三四號土名墳上指係大地名將培壠內之小地名影射伊家祖墳殊不知茂林一

都來字號鱗冊各姓承糧土名不一或為瑤培壠或為瑤培塌均與諸色土名並列並無冊載大地名瑤培壠內統有小地名之謊伊族墳山前後左右四面與梅王竟楊各姓墳地迎界並無異姓糧地錯雜況地應折算雖現丈尺數加增總在徐姓承糧弓數之內伊地界外既不與吳姓相連是吳家冊載塅上地名豈得與瑤培壠牽混詰語質之吳恕恒又稱所爭果係徐墳因何切近墳旁開壙立塚自戕其祖訊之徐華等供稱左右新壙俱離祖墳七尺並無妨礙 臣

查鱗冊所載徐姓承丈瑤培壠壟地雖現勘東至河較冊載弓口加增第歷時久遠今昔弓口亦有長短不同載在條例況山地以八畝折一畝則弓口與地斷符合今既勘明瑤培壠四面山地皆屬徐業界外為梅王等姓墳地不與吳姓壟地相連則該地全屬徐業其墳自概屬徐墳況吳姓舊譜載弓村新譜改爲中村前後殊名而在卷供詞又復以兩改一後先矛盾墳非吳祖不啻自發其覆即現訊吳乖亦供從前並不知有瑤培壠祖墳直至嘉慶二十一年吳

濬向說譜載有墳始知其事實之墳佃唐那及地保
洪德沅等僉供未經控爭以前從未見吳姓標祭自
應照安省原斷墳歸徐姓管祭吳族不得再行混爭
又徐華指控吳壽山曾供明謀買是山吳兆熙亦供
明墳非吳祖安省官員瞻徇情面一節檢核卷內止
有吳兆熙等具有輸服遵結並無吳壽山自認謀買
之供訊之徐華供係飾詞聳聽又原參吳恕恒干預
訟事詆毀官長交經底熊埼被控藉案詐贓該府歐
陽衡修理倚勢紳商捐貲並不詳報等情一案擬

各供吳恕恒因墳衆舘盧脩該府先有捐廉自修大堂之事工竣後府屬各紳商以府署頭儀門及兩廊科房等處有關合郡觀瞻情愿捐輸修葺工由委員督同紳士董辦並無捐派勒派適該府經歷熊增之父熊仰辰曾在已故之吳佩蓮錢店借欠銀兩吳佩蓮因其往來通挪詢及墳衆能否仍歸徐姓標祭熊仰辰隨口答應未知可否吳佩蓮後見墳斷歸徐姓熊仰辰並無照應遷怒懷怨遂信寄吳鶴慶以標祭不得為人恥笑須努力向前告爭並有熊仰辰賍銀

不還爲人混帳之語此信爲吳恕恒所得遂爾挺身出控赴府干謁因被辭覆遂鬧嚷咆哮遞稟詆毀經該府將吳恕恒發交宣城縣訊供遞稟並據吳鶴慶等亦以該府經歷藉修府學勒令再捐未遂逕府滕詳控經前撫臣康 飭司委查會揭參奏嗣因委員查報捐修銀數參差飭駁道府覆查事非苛派工程數目皆符經歷熊增之父在吳佩蓮錢店往來借貸屬實亦未勒索臣逐一質詰據該府歐陽衡供稱吳姓爭墳之案係親自審斷並未發經歷審訊至於修

理衙署因工程恭交停辦而大堂年久傾圮勢難待緩是以先後捐廉銀共二千九百餘兩委令衛備及教官督令紳士詹盟薇童丙承修工竣後又經府屬四邑紳商共捐銀三千四百六十一兩零郎有吳鶴慶等公捐銀兩在內皆係情願樂輸並非勒派其捐到銀兩悉由董事經手辦理有帳可查亦無事後揑飾以多報少情事前在安省歷次查審無異並據熊仰辰供稱在伊子熊增任所向與吳佩蓮錢店交易於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曾因乏用向借

銀一百兩事在知府審結墳案之後焉能借案脫騙其捐修衙署本由紳商情願伊子並未經手從何勒派挾釁偏斷熊增亦未代府審訊此案有卷可查實係吳姓等因墳案審虛捏砌聳聽質之吳恕恒供稱因見已故吳佩蓮信札是以呈控吳佩蓮在日已供明是借非騙此外並無憑據至前控知府修署捐銀萬餘兩亦係得自傳聞等語查該府捐修衙署皆係委員董事經手　安省節次委查訪詢該府並未勒捐苛派所指　銀兩董事經手支銷止有三千四百餘兩

有帳可查研訊府書常清供無異詞已屬可信惟吳恕恒被惠千頂叱哮吳恕恒先猶狡辯及詢以具稟詆毀現有稟詞爲據如此目無官長當日非理干犯自可想見且伊在安慶府審訊時已自行供認有卷可據吳恕恒始自認糊塗不諱又徐行在京自盡一節究竟是否本人因何自盡尤應究明致死根由以成信讞前經委員查明徐行實係徐華胞姪現在有毋有弟其吳乖所稱徐行與徐華同姓不宗實屬無據之詞徐行之毋徐陳氏赴府投到訊據供稱徐行

實係伊子因與姓爭占墳山同徐華在省候審均係
徐行經手向族中湊取費用嗣因日久未結族中錢
難應斂常懷愁悶並據徐華供稱徐行因屢次斂錢
族中埋怨且案結無期錢又不能再斂以致氣忿代
作呈詞供單進京告狀並又究出徐奧曾與徐行一
同進京徐行於未死之前因都察院衙門防範嚴肅
不敢冒昧投遞又無顏回家因盤費不敷令徐奧先
回詎徐行即在都察院署前自刎身死質訊徐奧供
認鑿鑿是死者確係徐行正身無疑以上各情　臣親

提還一審鞫雖吳恕恆吳濬始終謬執譜據還聽狡展不顧書供及詰以伊族家譜種種難通新舊志載前後矛盾之處則不能一語登答祇以徐之譜契與刑亦有不符必欲在徐山墳叢中奪取一塚而後快殊不知遠年印契及私家碑譜定例均不得執爲憑據現在墳斷歸徐實因歷勘該山四面皆屬徐姓承糧之業地保墳佃供證明確毫無疑義若任其衙紳恃富狡執拖延則平民受累伊于胡底將已革知州吳恕恆比例量減擬流改發新疆效力贖罪現奉

恩詔不准援免吳濬擬徒聲明該革員等堅不承招遵例

聲請

定奪吳從虎等擬杖等因具奏查例載問刑衙門審辦案

件其有實在刁健堅不承招者即具衆證情狀奏請

定奪又會經法司督撫等衙門問斷明白意圖翻異於登

聞鼓下及

長安左右門等處自刎自縊者追究主使教唆之人與

首犯俱杖一百徒三年餘人各減一等又誣告人因

而致死者絞監候又斷罪無正條比附加減各等語

此案已革知州吳恕恒於族人與徐姓控爭祖墳經
該府斷歸徐姓管業並無偏枉乃該革員堅執伊家
遠年荒譜並輕聽已故吳佩蓮洪及贓私疑似之言
輒牽指紳商捐修府署之事爲勸派未遂挾嫌偏斷
挺身干預迨提省委員勘明經兩司親訊照原斷定
案之後復遣抱赴京翻控屢詳屢翻案懸六載致徐
姓族人徐行因案結無期代叔徐華作抱赴京控訴
一時呈未克遞憂急輕生是釀成人命實由於吳恕
恒屢次翻控所致惟所控究係誤於譜載失傳非同

平空誣告且徐行並非該革員所控指之人其徐行之輕生亦因結訟斂費被族埋怨到京後又未獲即時遞呈所致與實在誣告人因而致死者有間自應比例量減問擬應如所奏吳愬恒應照誣告人因而致死擬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該革員曾任職官丁憂在籍不遵守制輒於族人爭墳審結之案屢控刁翻致釀人命實屬罔顧禮法應請

旨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以示懲儆事犯在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恩詔以前倚紳健訟致釀人命應不准援免係官犯仍恭

候

欽定前任永定縣知縣吳潛隨同控爭堅執屢翻亦應革

職照爲從於吳恕恒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年逾八十照例勿論該革員等雖堅不承招旣據該

督奏稱衆證明確案無疑竇未便任其倚紳恃富狡

執拖延使平民受累伊于胡底等語胡應遵例聲明

奏請

定奪其首先在縣控爭之吳鶴慶及以借項指爲賍私寄

信伊族孽嫪之吳佩蓮均罪有應得俱已病故應毋庸議徐姓指控說合買墳之吳從虎吳壽山雖訊無其事惟與吳乖祖護同族隨同混供狡執應與居心刁猾之山鄰梅宋均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吳從虎梅宋恃符刁健應革去監生追照送銷吳平成吳兆熙吳大鏞吳用吳嘓㴱僅止隨同列名吳金威前在安省代吳大鏞頂審已與吳平成等供明具結均應免議熊仰辰訊無藉案詐索但於伊子任所鋪戶往來借貸致肇訟端亦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事犯任歷次

恩詔以前應准援免所借銀一百兩業已繳庫飭厰具領

臣部查各省案件經督撫衙門問斷果有冤抑原准

來京據實申訴若經督撫等衙門問斷明白意圖翻

異於登聞鼓下

長安左右門等處自刎自縊者例應擬追主使教唆之

人與首犯同擬杖徒至在刑部都察院等署前自戕

並無治罪明文乃安徽省於嘉慶二十五年九月有

徐玉麟因伊族兄徐飛隴被張立托殺死委員誣審

反坐徐玉麟來京呈訴身懷寃狀在本部署前自戕
斃命一案今復有徐行來京申訴在都察院署前自
刎身死之案顯因在京衙門申訴例無嚴追主唆之
人治罪專條以致愚民罔知儆畏紛紛效尤既非保
全民命之道亦恐啟䝿買亡命輕生變詐之風茲公
同詳悉酌議應請嗣後凡來京控訴案件如有在刑
部都察院步軍統領各衙門故自傷殘者卽行拏獲
嚴追主使之人與自傷未死之本犯均照於登聞鼓
下及

長安左右門自刎自縊之例酌減一等擬以杖九十徒
二年半餘人減一等卽自戕之犯身死亦必究明主
唆之人及預謀各犯分別治罪倘誣告罪重於本罪
者仍從其重者論除通行各省一體飭屬出示剴切
曉諭毋得自殘非證外仍俟修例時纂入例冊再該
撫奏稱寧國府知府歐陽衡於兩造爭控墳山聽斷
本屬平允惟聽紳商捐修府署雖出樂輸並非勒派
但不詳明立案率准捐修致滋藉口殊有未協業已
另案請

旨勒休經歷熊增訊無藉索詐情事惟於伊父熊仰辰
在本管地方店鋪挪借銀兩不行阻止致啟猜疑殊
乖職守業於本案參革均毋庸議該處墳山既應徐
姓管業所有該前縣詳革徐族之監生徐必加徐必
應應准開復免追監照審斷錯謬之知縣濤凝業經
另案革職應毋庸議等語恭候
命下移咨吏禮二部照例辦理等因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
九日奏奉
旨此案已革知州吳懋恒在籍守制於族人爭墳審結之

上控案件曾否
親提取結查辦

案屢控屢翻致釀人命著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不准援
免前任永定縣知縣吳濬隨同翻控著革職所擬杖徒
年逾八十照例勿論餘依議欽此 通行已纂例

提督 奏近來京控甚多推原其故總由因循瞻顧
玩視民隱所致查刑例內載各省督撫遇有事關重
大案涉疑難應行提審要件及民人赴京控訴奉
旨發交審辦之案俱率同司道等親行研審其督撫藩臬
道府等遇有民人控告屈抑之案亦毋論所告事理
輕重概行親提究辦不得僅委屬員承審如有檢驗

京控案件在京衙門於收受呈詞核其情節重大或該省地方官不爲審理者據實具奏其尋常案件未經督撫衙門控告者均訊供咨回毋庸具奏道光三年通行

查勘等事即遴委賢員不得仍會同原問官辦理倘有故違成例仍發原問官收問或仍令會審者論罪如律其所委之員若有瞻徇聽囑等弊亦即嚴參治罪至於刁健之徒本無寃抑或因負罪受懲掩飾已非提款誣控或因鬬毆婚姻田宅等事不赴本管官控理輒赴上司衙門架詞妄控者仍按律治罪及外省民人赴京控訴究問曾否在本省各衙門呈告令其出結如未經控理將該犯解回本省令督撫等秉公審擬題入各等語今 奴才等愚昧之見嗣後各省

京控書差之案各督撫親提嚴訊不得仍交州縣道光五年御史奏准通行

州縣審理詞訟無論命盜重情及戶婚田土錢債細故若有審斷不公稽延拖累等情經原告在府道前控訴該府道即應遵照定例親身提訊不得故蹈積習仍批回各該州縣審辦若經提審後該原告仍未輸服赴藩臬督撫前控告該藩臬督撫等亦應遵照定例或提省親行研審或派委賢員審辦如訊明原告所控得實即由該督撫將該州縣等嚴行參處倘原告所控盡虛或以細故捏寫重情逞刁妄控將原告於應得本罪上加等問擬以懲刁頑不得以歸提

人證藉詞延擱倘經久未結該原告來京控訴 奴才
等於接收呈詞後先將原告訊明曾否在本省某衙
門具控是否親身投遞取具切結然後覈案情輕重
如應具奏 奴才 等於摺內聲明若應咨辦 奴才 等於
呈詞粘奏摺內亦將曾否在某衙門控訴是否親提
之處詳細註明至京控之案無論奏咨由該督撫查
明原告在京所具甘結是否屬實如有揑砌即將該
原告治以誣告之罪若實係各該衙門並未親提即
由該督撫將違例之各該員分別嚴行懲處如此酌

定陽制互相稽核其實有冤抑者在各該省即可隨
時昭雪逞刁健訟者亦不難立即懲辦庶幾訟源可
清自不致藉越來京紛紛控訴矣道光十年七月二
十七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請酌定京控案件限制一摺近年京控案
件健訟逞刁者固屬不少而負冤者亦所常有總
由各該管上司因循瞻顧玩視民隱自應酌定限制以
清訟源著照所議嗣後各州縣審斷不公致令上控之
案著該管上司遵照定例分別親提委審按律辦理不

得以關提人證藉詞延擱倘日久不結原告來京控訴
該步軍統領衙門先將原告訊明曾否在本省某衙門
具控是否親身訊問取具切結視案情輕重應奏者於
摺內聲明應咨者亦於咨奏摺內詳細註明並著各督
撫將遞京控奏咨各案查明原告在京所具甘結是否屬
實如有捏稱即將該原告治以誣告之罪若實係各該
衙門並未親提即由該督撫將違例之各該員分別嚴
行參處毋得視為具文日久生懈仍致有名無實欽此

山東司通行

京控案件曾否
親提隨案聲明

提督　奏查道光十年九月十月奴才衙門接收各
省民人來京控告呈詞案情較重者業經恭摺具奏
其爭控田地鬭毆錢債細故以及不干己事恃符健
訟等件及並不先赴本省各上司衙門呈控遽行來
京越訴並本省審辦未結者共二十六案奴才衙門
分別案情咨送刑部及各省督撫辦理謹遵
諭旨將該原告曾否在本省某衙門具控該衙門是否親
提之處取具甘結分晰開單恭呈
御覽道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據耆英等奏近年京控事件繁多請酌定限制嗣經降旨令步軍統領衙門訊明原告曾否在本省某衙門具控各省該管上司是否親身勘明取具切結分別奏咨隨案聲明並著各督撫查明該原告所具甘結如有虛捏坐以誣告若各該衙門並未親提即嚴行參處迄今數月之久各督撫審結京控奏咨各案並未將原告取具甘結是否虛實及各衙門是否親提研鞫之處詳細聲敘實屬玩視民隱恐啟因循瞻顧之漸嗣後著刑部及刑科各道遵照前旨於各省審結京控奏咨案

件如仍不將甘結虛實及各員有無親提詳細聲明即
查明分別叅奏以儆延玩而昭核實欽此抄出到部查
京控案件既經欽奉
諭旨在京由步軍統領等衙門訊明原告所控各衙門曾
否親提取具切結分別奏咨交審由各督撫查明原
告在京所具甘結是否虛實分別究辦乃數月以來
各督撫審結京控奏咨各案並未詳細聲敘現復奉
諭旨飭令遵照查明叅辦相應行文各督撫嗣後將發交
京控案件查明原告在京所具甘結是否虛實如有

控府三次不行
提審飭查叅辦

揑稱即將原告治以誣告之罪若實係各該衙門並
未親提即由該督撫將違例之各該員分別嚴行叅
處仍於咨奏內將該原告所具甘結虛實及各該衙
門曾否親提詳細敘明倘仍瞻顧本部即遵照
諭旨於議覆案內分別奏咨叅處以昭核實並咨行都察
院提督衙門將原告所具甘結及在該省各衙門控
告次數先期咨會到部以憑核辦　山東司通行
都察院　奏安徽靈璧縣民人馬道生以馬大祿憑
圖姦占弟妻將胞弟馬二祿挖目斃命私賄地

保挽理伊見其殘忍亂倫控縣不爲訊究又三次控
府批提被本縣朦混詳銷並不拘究解審等情赴京
具控一摺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奉
旨此案著交鄧廷楨親提人證卷宗秉公嚴訊按律定擬
具奏原告民人馬道生著該部照例解往備質各州縣
審斷不公致令閭民上控全在該管上司親提審斷庶
不致有冤抑前經通諭各省督撫京控奏咨各案原告
在京結稱曾赴本省上司衙門控告幾次者查明如未
親提卽將違例之員嚴行參處今馬道生來京呈控命

上司並未親提
應即隨案附參

案結稱三次呈控知府衙門並未親提審訊如果屬實
玩視命案已極著該撫確切查明如該民人實係控府
三次均未親提即將該府據實嚴參毋稍瞻狥嗣後各
省上控之案該管上司不行親提仍蹈玩泄故習一經
發覺必將違例之員交部嚴加議處決不寛貸欽此

安徽司通行

吏部　奏道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查明各省上控未經親提各案開具清單
呈覽各州縣審斷不公致令屬民上控該管上司自應

親提審辦俾無死拘前經通諭各省督撫京控奏咨各案該管上司如未親提即將違例之員據行參處何以各省應提不提之件仍有十二案之多殊屬延玩著各該督撫即查取該管上司各職名速行送部議處嗣後辦結各案即於覆奏時一面聲叙甘結虛實一面將職名隨案附參毋再遲延干咎並著吏部將各省奏咨各案該管上司不行親提處分查明具奏欽此除都察院奏咨各省不行親提十三案臣部按照單開恭錄

諭旨移咨各該督撫迅即查取職名照例議處並嗣後審

結各案即於覆奏時一面聲叙甘結虛實一面將職
名隨案附參毋再遲延干咎之處一併移咨各該督
撫欽遵辦理外謹將則例內載奏交咨交及上控各
案該管上司不行親提處分並道光十年九月臣部
議奏各省參辦提解遲延改歸畫一章程欽奉
諭旨一併開列淸單恭呈
御覽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吏部將則例內載奏交咨交及上控各案該管上司
不行親提處分並道光十年議准各省參辦提解遲延

上控案件何項
親提何項發審

改歸畫一章程開單具奏定例已爲周備嗣後遇有州
縣審斷不公致令小民上控之案該管上司若不親提
訊究該督撫隨時查訪即將違例之員嚴行參處其奏
交咨交各案該督撫務當親提案證嚴訊確情據實平
反並將不行親提之該管上司確切查明參處不得含
混了事如意存徇隱致有彌縫掩飾情弊倘別經發覺
或被人指參即將該督撫及該管上司從重議處決不
寬貸欽此　吏部通行

吏部　會奏道光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奉

此律載告狀不受理條

上諭御史宋邵穀奏請酌定各省審理上控案件章程一摺地方官收理詞訟果有偏狥屈抑濫刑逼勒及延不訊結等情一經民人上控該管上司自應卽行親提究辦倘並無前項情弊率因上控紛紛提訊恐州縣樂諉於上司更啟刁徒藉詞拖陷之漸其應如何詳查例案妥立章程著吏部刑部聚議具奏欽此查律載督撫按察使及分司巡歷去處應有詞訟未經本管官司陳告及本宗公事未結絕者並聽發當該管司追問取具歸結緣由勾銷其已經陳告不爲受理及本宗公

此例載越訴本條

此例載辯明冤枉條

事已絕理斷不當稱訴冤枉者各衙門即便勾問又例載在外州縣有審斷不公須於狀內將審過情節開載明白方許受理若不候審斷越訴者治罪上司官違例受理者議處又各省督撫遇有事關重大案涉疑難應行提審要件及民人赴京控訴奉
旨發交審辦之案俱率同司道等親行研審其督撫藩臬道府等遇有民人控告屈抑之案亦無論所告事理輕重概行親提究辦不得僅委屬員承審如有檢驗查勘等事即遴委賢員不得仍會同原問官辦理倘

有故違成例仍發原問官收問或仍令負屈者論罪如律又藩臬兩司遇有督撫批發之案如係戶婚田土尋常案件頭緒紛繁必須酌派委員代爲查審者於取供後仍由該司親提確審擬議覈詳至控官控吏之案藩臬兩司卽應親身勘問定擬具詳不得復派他員代訊再道府奉到上司批發控詞及自理詞訟無論事之巨細亦應親身提訊自行加勘定擬出詳違者均照例議處各等語又道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嗣後各州縣審斷不公致令上控之案著該管上司遵照定例分別親提委審按律辦理等因欽此又八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各省州縣承審案件遇有審斷不公或遲延不結以致原告上控該督撫原應飭委委員研訊其有事關重大者必應親提人證認真審辦若無論案情輕重概行委員審訊或仍發原審府縣復審必致意存迴護遲延數載拖累多人屢控不休不可不嚴行飭禁嗣後各督撫遇有上控之案事關重大者務須親提研鞫其尋常

案件著發交鄰近府縣審辦勒限完結不得仍發原審

之本府本縣以杜弊端等因欽此各在案是辦理上控

案件律內則有發審勾問之殊例內則有受理治罪

之別即歷次欽奉

諭旨亦有提審委審之分原非一經上控即令概予親提

茲據該御史奏請妥立章程自應分晰申明以憑遵

守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各省督撫除事關重大

案涉疑難應行提審要件或奏

旨發交審辦以及民人控告官員營私枉法濫刑斃命各

案俱令率同司道等親行研審並司道等官接受所屬控詞遇有前項各情或經上司批發之案亦即親提審辦不得僅委屬員承審外其有戸婚案件媒證率皆婦女提訊未免牽連田土案件界址多未分明履勘方能定斷均應酌派委員就近代爲查審仍由該司道等官覆勘定擬具詳至其餘上控之件訊係原問各官業經定案或案雖未定而有延不訊結及濫行羈禁並書役詐贓舞弊情事如在督撫處具控即發交司道審辦或距省較遠即發交該管巡道審

辦如在司道處具控卽分別發交本屬知府或鄰近
府州縣審辦如在府州處具控卽由該府州親提審
辦概不准復交原問官並會同原問官辦理審明後
按其罪名係例應招解者仍照舊招解係例不招解
者卽由委審之員詳結其有委審之後復經上控者
卽令各上司衙門親提研鞫不得復行委審若命盜
等案尚未成招尋常案件尚無堂斷而上控呈詞內
並無抑勒濫押並書役詐贓舞弊及延不訊結各等
情應卽照本宗公事未結絕者發當該官司追問律

越赴鄰省督撫誣控并求尋釁

仍令原問官審理以免拖累該管上司仍照律取具歸結緣由勾銷倘有應親提而委審或應親提委審而發交原問衙門者即令該督撫指名嚴參交部照例議處該督撫有違例委審者亦照例議處如蒙

命允 臣等通行各省一體遵照並於修例時纂入例冊等

因奏

旨依議欽此道光十二年通行

南撫 咨李承宰等誣告鄧德桐等糾眾扒燒一案

此案李承宰因私買官爲封禁山場被鄧姓控告經

官斷結復挾鄧德桐等折棚伐樹之嫌起意翻控波
忿憶及現任廣東巡撫韓　曾任湖南藩司該犯商
同陳昌熾並伊弟李白珩等照依歷控情節捏敘具
山造屋被鄧姓捏稱盜買州審枉斷並以鄧冠英等
統衆抄搶焚燒屋宇等情令李白珩赴廣東巡撫衙
門呈控並另繕叩
閽詞狀呈請轉奏由廣東解回湖南審明全屬虛誣查李
承宰所控鄧冠英統衆抄搶放火故燒房屋如果屬
實鄧冠英罪應斬首茲所誣罪止擬流加徒即該犯

繕寫叩閽呈詞妄請巡撫衙門轉奏亦與呈遞封章照衝突儀仗加等擬軍之新例不同例無越赴鄰省督撫誣告作何治罪專條即因其繕寫叩閽詞狀是請轉奏比照衝突儀仗例亦罪止近邊充軍該省將李承宰依赴督撫告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例發邊遠充軍陳昌熾照強占官民山場律擬流李白珩照爲從擬徒查核情罪均屬允協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赴京越訴事尚有因

江督　奏王學詩赴京呈控姜繼平誣伊下毒等情一案奉

批此案應否仍加越訴之罪交館查覆職等查律載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上若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訴者即實亦笞五十等語此案王學詩與陸泳年先因姜繼平拾獲遇毒案內牽連到官該縣以該犯等均係鄰佑屢審無據詳請另緝正兇先行批結嗣王學詩訪知姜繼平族弟姜二存與陸泳年之媳有姦即疑陸泳年有謀毒情事未在本省巡撫衙門控訴即

革生控砌姦贓
赴京未控被獲

赴京控告自應照例先治以越訴之罪惟據該省審明姜二存等姦情屬實謀毒無據王學詩懷疑控告事出有因與憑空誣告律應反坐加等者有間該省因該犯以審明詳結之案復行懷疑妄訴照申訴不實律擬以滿杖其越訴應笞之輕罪即可不議似應照覆　嘉慶二十二年江蘇司說帖

江西撫　奏生員楊元本因圖姦余陳氏被縣詳革該犯挾嫌即誣指官吏受贓枉斷並添砌余仰太姦占余陳氏等情寫就呈詞欲行叩

關因情虛未敢呈遞遂作履祝

萬壽詩冊希圖進

呈開復衣頂經直隸總督拿獲解回審辦查該犯坎嫌

挾制姦贓汚人名節節第至京後慮恐㑹虛尙未呈遞

應照姦贓汚人名節擬軍例上量減一等擬徒

道光元年案

江督　咨徐文晉因檢出祖遺充商運鹽根卷疑未

賣出具控經藩司查係廢卷向徐文晉比追應繳舊

卷認狀徐文晉堂兄徐文𡽀主令徐文晉架控藩司

延執根卷附洑求控藩司受賄

北撫裕倫才拱以錢債細故赴京呈控並以該州貪財好色浮詞控砌應照教唆污人名節例量減一等擬徒嘉慶二十三年案

詐受人情等詞赴京控告審將徐文晉依越訴律擬笞經本部以徐文晉係乏商之後當其檢出舊卷並不知係人經責出特以未行塗銷即作被人欺占憑據藉詞具控是其意圖訛詐情事顯然迨官為清查冊卷不能遂欲兩次京控刁健已極其二次呈內並有藩司受情納賄之語是徐文曦等肆意污蔑相商有素不得謂為無心應照教唆詞訟誣告定擬除教唆詞訟起意罪應擬軍之徐文曦病故勿議外徐文晉應改照姦贓污人名節擬軍例依為從減一等擬

挾嫌藉端控告
鹽務並案不行

鈔嘉慶十八年江蘇司案

江督　奏職員胡邦光赴京條陳淮商積弊等情一案隨飭運司就近秉公查訊去後茲據飭傳被控人等訊明詳覆前來查嘉慶六年前督臣費淳奉

旨交審甘泉縣民婦許吳氏京控總商等侵欺帑項一案審係藉端圖詐並無侵欺當以兩淮鹺業為財賦所出若任之商不遂所欲誣控牽連商衆斷難安業嗣後除現在辦運之散商指有侵欺確據列款呈控者即應准理查辦外若欺衆之商仍以查閱帳目求追用

項等詞呈訴一概立案不行並治以妄訴之罪等因
飭於道光三年前督臣孫 敬陳鹺務案內復聲
明舊章禁止局外之人控擾鹽務如有並非現在辦
運之商在京在外牽砌妄控者立案不行仍治以妄
控之罪等因前奏
允准各在案此案胡邦光以鹽店掛名商夥久經辭
出輒因求薦書未允挾嫌妄訴列款係陳實屬不安
本分自應查照歷次奏定章程將所控各情立案不
行仍治以妄訴之罪胡邦光應革去州同職銜照申

訴不實律杖一百折責發落遞籍交保管束毋許再

出滋事並追照繳銷鮑有恒等應免提質等因道光

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裘元俊奏職員胡邦光係陳淮商積弊當

降旨交陶澍秉公查訊茲據奏職員胡邦光以鹽店掛

名商夥入經辭出輒挾求薦不遂之嫌赴京列款妄訴

實屬不安本分胡邦光著革去州同職銜杖一百折責

發落即遞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毋許出外滋事

並追取執照繳部核銷欽此邸抄

旗丁赴京鑽入禁門欲行叩訴

東撫　奏德州衛旗丁鄧雲瓏因頭船旗丁王湛等
尅扣伊應領米價欲行叩
閽貢夜鑽入
東華門外柵欄被獲一案此案捐納衛千總充當旗丁
之鄧雲瓏因頭船旗丁鍾明標短給錢文致相爭吵
進京欲行叩
閽至
東華門外鑽入柵欄尚在門限之外其在京所供頭船
旗丁尅扣錢文事非無因該犯鑽入柵欄實因病發

都察院奏送道士陳榮德因募化修廟書寫謬妄呈詞赴院呈遞應照造妖書妖言惑人不及衆擬遣例量減一等擬徒嘉慶十八年奉天司現審案

所致且並未叫訴寃枉應即革去職銜比照擅入午門長安門內叫訴寃枉涉虛者發邊遠充軍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該犯係患痰迷病症所得徒罪應照廢疾律收贖飭州鎖錮傳屬領回管束如數年後不復舉發再行詳請釋放頭船旗丁鍾明標訊無尅扣情弊惟於鄧雲瓏預支加增津貼銀米暫時借錢給付並未言明加利輒行扣留京錢八千餘文致墜斃端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照給錢文照追給領領運千總謝恩銜於旗丁鄧雲瓏截米開船後中途

請假赴京就醫雖到逾交米無誤究屬擅離職役該千總未向禁止殊爲疎忽應請交部議處等因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審擬欲行叩閽之德州衛旗丁一摺此案山東德州衛旗丁捐職衛千總鄧雲瓏因頭船旗丁鍾明標短給錢文負氣夜間鑽入東華門栅欄欲行控告即被拿獲革去衛千總職銜照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該犯雖患痰迷病症時發時愈惟仍照常領運則不得謂之廢疾著不准收贖德州衛領運千總謝恩銜於鄧雲瓏中途請假擅離職役未向禁止殊屬疎忽著交

期親尊長捏姦
散帖汚蔑卑幼

緦麻尊長圖産
不遂誣姦捆毆

部察議餘著照所擬完結欽此道光九年邸抄

陝撫　咨閆有成因姪婦閆梅氏聽從伊夫閆俊英寄書毀罵閆有成氣忿令媳萬五兒代寫汚辱閆俊耀與閆梅氏有姦字帖並照抄多張散布泄忿例無期親尊長汚蔑卑幼治罪明文將閆有成照凡人擬軍例上量減一等滿徒嘉慶二十三年案

蘇撫　咨王懷文圖謀孀居緦麻姪婦張氏財產逼令改嫁不從復欲將伊孫過繼張氏爲子不遂輒心懷忿恨乘張氏與佃戶王平貫商賣稻斛衆將張

被人說破姦情
敗露誣姦污衊

氏等捆縛毆傷誣姦污辱未便仍按服制減等科罪將王懷文照姦贓污人名節例擬軍　嘉慶十八年案

福撫　咨賴仙積與邢顏氏通姦被鄰人吳邢氏說破姦情致邢顏氏羞愧自盡吳邢氏被夫吳守明斥其不應多言致釀人命吳邢氏心生悔恨亦即自盡賴仙積因恨吳邢氏說破姦情以致敗露到案捏供與吳邢氏亦有姦情希圖污衊將賴仙積依姦贓污人名節例發附近充軍　嘉慶二十五年案

張揚誘姦情事
致人忿激殺人

直督　題張洛花被魏洛仁誘姦未成嗣魏洛仁另

妄言猜疑有姦
致人殺死人命

挾別嫌欲使張洛花無顏以張洛花被姦未成之言向張金和告知致張洛花砍傷張金和身死將魏洛仁比照姦贓污人名節擬軍例上量減一等滿徒

嘉慶十八年案

直督　題楊士祿之女楊氏嫁與孟解氏為兒媳姑媳不睦楊士祿向鄰人孟六談及伊女常被孟解氏毆詈孟六答稱曾見孟加升時至孟解氏家走動想係因姦礙眼之故嗣楊士祿往接伊女適見孟加升在彼楊士祿益加疑惑致與孟解氏爭毆砍殺孟解

醉後妄談人妻致人圖姦滋事

氏雞命除楊士祿擬斬監候外孟六當楊士祿向伊訴述時輒以想係因姦礙眼之言答覆雖係懷疑猜度並非有心汚衊第信口妄談以致釀成人命將孟六依姦贓汚人名節軍罪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

嘉慶二十四年案

提督　咨送王四因酒醉提說王慶之妻那氏素不正經向伊素與雞姦之吉勒杭阿告知致吉勒杭阿聽信圖姦致滋事端該犯與那氏素無嫌隙並非報復私讐應將王四依姦贓汚人名節軍罪上量減一

挾嫌書寫罵詈之詞匿名侮辱

通姦被獲挾嫌誣指本夫爲竊

等擬徒嘉慶二十一年山東司現審案

晉撫 咨武耀元因與李升聞有嫌嗣李升聞爲母建坊該犯欲附名字不允即託名揭帖罵詈復書寫匿名字帖張貼惟先後字帖止係挾讐侮辱尚未指有姦贓實據將武耀元照姦贓汚人名節軍罪上量減一等滿徒嘉慶二十二年案

貴撫 題楊閏賢與黃田氏通姦被本夫黃紅太撞獲因顧情顏面經勸寢息乃該犯挾嫌誣指黃紅太爲竊欲圖誣害情殊險惡惟並無捉拏拷打情事因

京控尼僧犯姦審明事尚有因

姦贓汚人名面分別情節治罪

不便竟照誣良爲竊捉拿拷打例擬軍若量減擬徒尚覺情重法輕應將楊問賢改照姦贓汚人名節例擬軍　嘉慶十八年案

江督　咨吳思一京控尼僧通洪等與王允藏通姦查尼僧通洪等雖無犯姦情事第不閉戶清修任聽遊人來往究屬不守清規吳思一被毆砌控事出有因將吳思一依姦贓汚人名節軍罪上量減一等滿徒　嘉慶二十四年江蘇司案

陝督　咨傅德龔雲鵬一案均係揑姦誣告部駁兩

歧咨請部示一案臣等查現行例載假以建言爲由挾制官府及將曖昧不明姦贓情事汚人名節報復私讐者文武官俱革職軍民人等皆發附近充軍等語此係前明舊例箋釋及輯註俱云假以建言句是總綱下分挾制官府及汚人名節爲二項是姦贓汚人名節一項亦應承上建言而言此例載在越訴門內則所謂建言者宜兼條陳與控告言之蓋條陳者惟圖己之得利控告者衍冀人之獲罪而此等刁惡之徒或肆詐行姦挾制官府使不得不從其所欲或

挾私讐捏造姦贓不明事情欲以汚人名節巧爲

報復居心甚爲詭詐其意並不在係陳與控告特欲

假此以行其私計耳甚至編造歌謠揭寫字帖不必

呈告到官而被誣者已蒙不潔前賢謂惡不遜以爲

勇惡訐以爲知此則不遜與訐之甚者也故特立專

條用昭懲創其有揑姦挾贓控告到官止圖拖累或

止欲陷人於罪並無汚人名節之心自當仍循誣告

加等本律若謂一經揑告卽係汚人名節假如告人

得錢數百文卽欲坐以軍罪似覺太過且誣良爲竊

即揑贓汚衊之一端亦足關人名節例註云誣指送
官依誣告論是可為揑贓不盡依汚人名節例之明
證況誣告之案姦贓居其半如謂揑告姦贓即係汚
人名節則誣告例內即不應復有姦贓事情似亦非
定例之意總應察其心跡分別坐罪方為平允今陝
西司部駁傅德蘊雲贍二案一係由誣告改依汚人
名節重罪一係由汚人名節改依誣告加等徒罪贓
等詳加綜核兩案情節似有區分傅德一犯因挾王
鼠峯借銀不遂之嫌商同羅星曜自敘呈詞揑稱王

嵐峯所娶之妾王王氏係娼家妓女意欲污蔑王嵐
峯身家不清並將氏母孀婦王蕭氏名節一併牽污
是該犯專欲污衊王嵐峯一家名節非止欲誣人以
罪正與將曖昧姦情污人名節之例相符前據該省
將傅德等審依誣告律定擬經本部改擬附近充軍
於二十一年十月咨結張雲驄一犯因事充軍發配
與同配已經減徒之軍犯孫萬林並減徒役滿之流
犯朱四素不和睦該犯因孫萬林等例應遞解在配
逕遁商同軍犯謝六唆使軍犯于昌言等捏告朱四

縱妻與孫萬林通姦懇懸解回原籍是該犯之意止
圖將朱四等解籍洩忿並非欲污其名節與附近本
單之例不符前據該省將聶雲驄等審依姦贓事情
污人名節例定擬經本部改照誣告加等本罪擬徒
於本年四月奏結此二案均係循例駁改並非兩歧
該省臬司只知兩案同一捏姦誣告不應斷罪懸殊
而未就兩犯之心跡辨其異同以致誤會自應申明
例義剖析案情詳細咨覆謹擬稿尾呈
閱再查前明舊例內報復私讐者下尚有但問非二字

改原例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差操軍發邊衛民發附近追雍正年間以文武官現無革職差操之例刪去俱問罪三字改爲文武官俱革職及軍民有犯應一體擬斷改爲軍民人等皆發附近充軍是官民罪名輕重不同前於十四年本部纂修條例時職館司員擬將文武官俱改爲附近充軍奉

堂議以此等案職官犯者甚少定例已百有餘年雍正年間修例並未更改今遽由革職加至軍罪近於作俑未經允行職等復查例內似此官民罪名懸殊之

例尚有二條如刻印淫詞小說一條各省抄房在京
探聽事件揑造錄報一條均係官革職軍民滿流與
此例相同似未便概行紛更應請仍留舊例毋庸議
改 稍尾 查例載假以建言為由挾制官府及將曖昧
不明姦贓事情汚人名節報復私讐者文武言革職
軍民人等皆發附近充軍等語此例載在越訴門內
所謂建言者原應兼係陳與控告而言假以建言為
由何是總綱下分挾制官府及汚人名節為二項誠
以刁詐之徒或肆詐行奸挾制官府或懷挾私讐揑

違姦贓不明尋情欲以汚人名節巧爲報復居心甚
爲詭詐其意並不在係與與控告欲特假此以行其
私計耳故特立專條用昭懲創其有捏姦提贓誣指
到官止圖拖累或止欲陷人於罪並無汚人名節之
心自當仍循誣告加等本律非謂一經捏告即應坐
以汚人名節軍罪也查本部前駁該省傳德一案因
挾王嵐星借錢不遂之嫌商同羅星耀捏稱王嵐星
所娶之妾王王氏係娼家妓女意欲汚衊王嵐星身
家不清並將氏母嫡婦王蕭氏名節一併牽汚叙呈

控告是該犯之意専欲汚衊王嵐峯一家名節非止
欲誣人以罪正與將暧昧姦情汚人名節之例相符
是以本部由誣輕罪改重折杖罪名改依汚人名節例
擬軍至前駁該省龔雲瞻一案因素不和睦之同配
軍犯孫萬林已經減徒並同配流犯朱四減徒役滿
均例應遞籍在配逗遛該犯隨商同謝六唆使于昌
言等控告朱四縱妻與孫萬林通姦懇縣解回原籍
是該犯之意止圖將朱四等解籍洩忿並非欲汚其
名節與姦贓事情汚人名節之例不符是以本部由

汚人名節重罪改依誣告加等本律擬徒均係就原案情節照例核改並非兩歧總之律貴誅心法難執一察其心跡則近似之案不淆析其異同則殊途之例各當應令該督嗣後遇有似此揑造姦贓誣告之案必實在圖汚名節設計報復方依例擬軍若僅係誣指到官並無汚蔑之心仍依誣告加等本律科罪以昭平允而免混淆嘉慶二十二年說帖

刑案匯覽卷四十五終